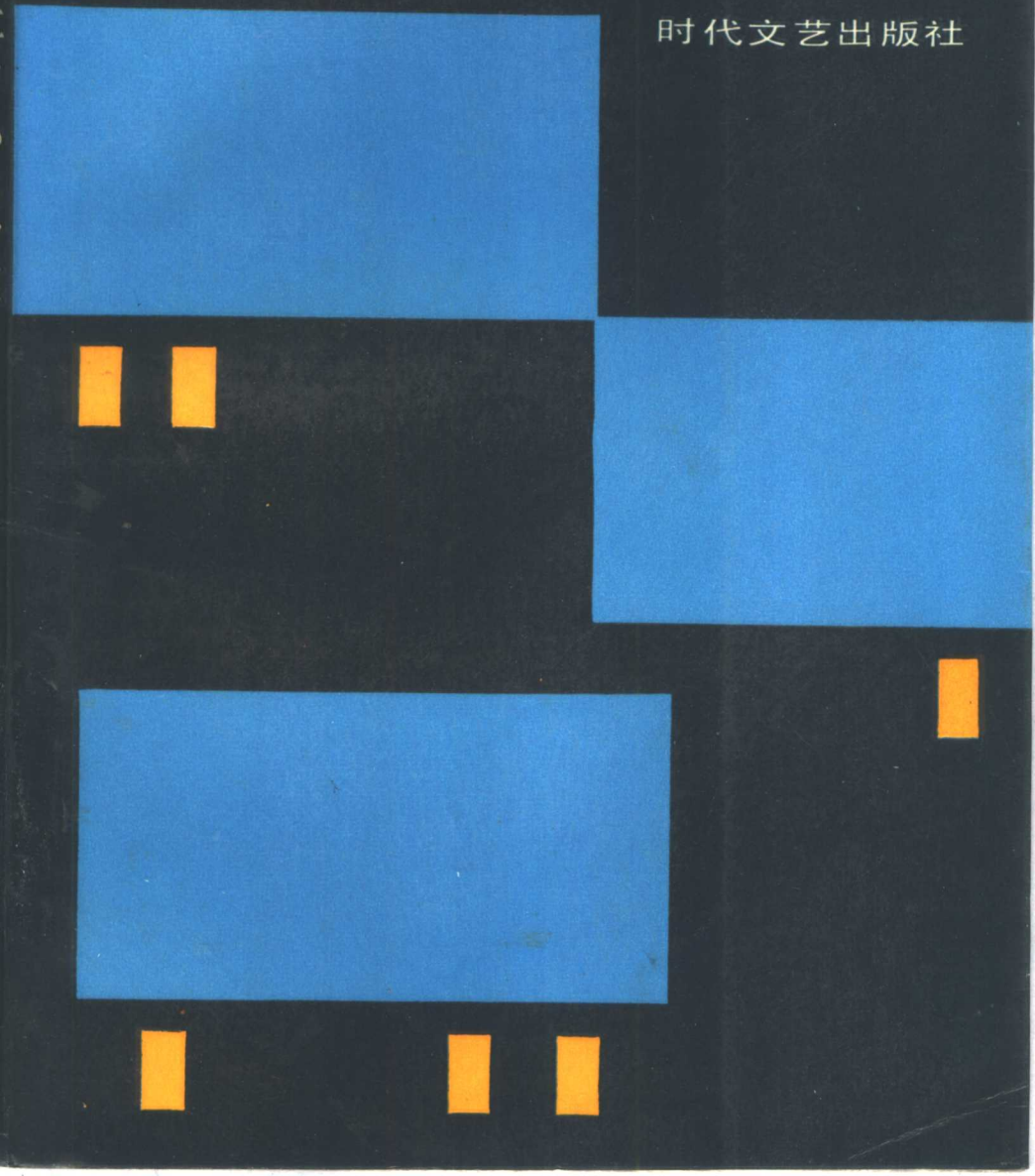


董速中短篇小说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董速中短篇小说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董速中短篇小说选

DONGSHUZHONGDUANPIANXIAOSHUOXUAN

董速

责任编辑：郭力家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1印张 6插页 256 000字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印数：1—4 500册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定价：2.90元

序

林默涵

董速同志是四十年前我在延安时期的老战友，我们曾经在一个山头上毗邻而居，朝夕相见。那时她一边学习、工作，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。解放后，董速同志从事党的宣传工作，我们可说是同行，但天各一方，见面的机会不多。我知道她在工作余暇，仍然勤于写作；去年冬天，她有事来京，我去看她，她告诉我，她的小说将结集出版，我感到十分高兴。

我们都是吃过延安老百姓的小米子、受过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哺育的，我们认为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，文艺工作者应该同人民结合，应该熟悉人民、表现人民。要得到这种认识，并付诸实践，只有在人民作了主人的地方才有可能。这样的条件，是用血换来的，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办不到。那时的左翼文学，大多停留在“亭子间”里，那是不得已的，因为那里的反动统治者不让我们到劳动人民中间去；当然，另一方面，也由于思想上未曾认识到，虽然鲁迅先生早就指出了左翼作家应该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。

马克思说过：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。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，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。一个有学问的人如果不愿意自己堕落，就绝不应该象一条藏在奶酪里的蛆虫一样，逃避生活，逃避同时代人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（见《回忆马克思恩格斯》）。致力于革命文学创作的人，难道不更应该如此吗？

事实证明，自从文艺有了为人民服务的鲜明目标，文艺工作者开始同人民结合以后，我国的革命文艺就发生了质的飞跃，就出现了崭新的面貌，就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爱，就对历史的前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。董速同志的作品，是这一汹涌前进的革命文学洪流中的一朵浪花。

这不值得骄傲，但也无须惭愧。

近年来，有人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过时了，对文艺应该表现人民、文艺工作者应该同人民结合的观点嗤之以鼻。这些人不知道或者忘记了：若没有包括政治、军事、文化艺术等各方面内容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，革命就不可能这样迅速地取得胜利，我们今天就可能还在哪个山沟里打游击，一些“有学问”的作家们就不可能坐在北京的高楼大厦里大发高论。他们宣称：文学就是文学，除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；宣称文学是表现自我的，不能涉及社会政治、人间功利，一涉及就会废坏文艺。在这些高论影响下，现在的情况怎样呢？我只要举最近从报上看到的两位同志的谈话就够了：

——李瑞环同志说：“一方面是文艺创作大丰收，另一方面又存在群众欣赏闹饥荒。”

——唐达成同志说：“有些人热衷于创作、出版庸俗读物，冲击文学刊物市场。……有些人只在形式上做文章，写出的作品或高深莫测，或一味表现自我，脱离了时代，脱离了群众。”

过去，文学的缺点，是被迫局限在“亭子间”里，脱离群众，好容易从亭子间走出来，投入了人民群众的广阔海洋；现在又产生了一种“宾馆文学”（马烽同志语），就是住在宾馆里随意编造各种打斗、惊险、凶杀、灵怪、宫闹或男人少不了女人之类的小说和剧本，据说这就是充分发挥作家的“主体”作用

了，阿弥陀佛！

还是带住吧。说多了，又会被咒为“打棍子”，有些人又会有死有活地大发梦呓了。何苦呢！

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

目 录

序.....	林默涵
在革命的摇篮里.....	1
化作春泥更护花.....	18
艰难岁月.....	35
她在痛苦中前进.....	55
一个老委主任的自述.....	75
没有走完的道路.....	86
两颗晶莹的心.....	95
女乡长	109
我受了惩罚	127
春兰秋菊同时开	139
风云人物	156
敌后硝烟	225
一本被翻开的史册	256
后记	342

在革命的摇篮里

一

时光呀，流水呀，什么也冲不淡那快乐的回忆。

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春，我在三五九旅旅直供给处工作。金盆湾被起伏的山峦围绕着，几条山川蜿蜒地伸向各方，在我们窑洞前边不远就是清水河。夏天，我们曾无数次地去河里捞鱼，打水浇我们种的南瓜和西瓜，到河对面的山崖上去采木瓜花，野百合花。秋风起时，河边的芦苇花纵横飞舞，和雪花一样。冬天，我们也常到河边割蒿子，砍柴禾。

自从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屯兵垦田以来，这古老的山野就充满了新生的活力。看哪，无数的窑洞，一排排，一层层，错落错落，从它里面闪出的灯光，好象天际的星群。山岗上川地里全给茂盛的庄稼披上了绿色的新装。清水河畔，还有新建的油酒厂、造纸厂和木料厂。

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，为了打退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封锁，为了更远大的理想，革命的战士们，在这里生产，劳动，练兵，学习和工作……满山遍野撒下了革命的种子。历史重新记载着这里的新生。南泥湾，这陕北的江南，完全变了样，山峦好象更威严了，河水好象更清澈了，这里的一草一木，都好象在点头微笑，就连鸟儿的歌唱也好象变了声调。

一九四二年，秋天，在旅直供给处的鞋厂里，刚刚结束一

场竞赛，赶做了几千双单鞋。一天傍晚，我们在窑前的土台上休息。有的女工，手里捻着毛线，嘴里哼着陕北小调，还有人在谈论“今年打垮希特勒，明年打垮小日本。”忽然，从山下传来一阵笑声，伙房里一个同志上来告诉我们：从绥德纺织厂送来一个女娃娃。

我们都下山了，去看这个猴娃子。她很有意思，穿一件小红夹袄，一双粉色蛙头鞋，脑袋后面的小辫子，还撅撅着。她才十三岁。黑溜溜的大眼睛，东张西望的，看着我们这帮陌生的人。这个问“你姓啥？家在哪里？”那个问“你出来干啥？想当工人，还是军人？”还有人指着她的脸说“看哪，鼻涕出来了。”小娃娃不知回答谁的话好了，忙用袖子抹了一下鼻子。

“呀，你的袖子，成了擦布啦！”伙夫张千玉说，女娃娃使劲地瞪了张千玉一眼，抬起腿往外就跑。

我们把她领进窑洞里，她瘦长的小脸上没有一点笑容，不管谁问什么，她也不大吱声。这晚，我把她留在我的窑洞里。睡前，我给她盖上被，拍拍她的肩膀说：“小同志，好好睡吧。”这时，我才在她的小脸上，发现一点稚气的欢乐。

秋风吹着窗纸，哗啦啦的直响，清水河畔打油的工人下工了，在回宿舍的路上高声地唱着什么，大约是半夜时分。我一觉醒来，听女娃在床上不停地翻身，我问：“小同志，你没睡？”

呆了一会，她才说：“没哩，咱两眼都合上了，就是睡不着。”

我问：“你想家啦？”

她说：“没哩，咱没有家！有个婆家。”

“你爹呢，妈呢？”

“都没哩，咱从婆家跑到绥德纺织厂一年多了，人小，在那啥事儿也伸不上手，首长就让咱到这来了，这里不是有鞋厂

吗？做鞋，咱可能行，纳底，沾帮，都差不离呀！”

没想到，白天一声不响的她，还很健谈呢，说个没停了。干脆，她一翻身，坐起来了，又到床下边去摸鞋，我问她做什么，她说：“咱想出去看看鞋厂里来人了没有？”我推开窗户一看，下弦月还在西山顶上挂着，就说：“还早呢，你做什么工作，明天我们还得商量一下，睡吧。”可是，她硬是在那坐着，不躺下。我只好点起油灯，和她唠起来。这女娃年纪虽小，却有着曲折而苦难的过去。

她姓刘，名叫刘景兰。大约是一九三四年，红军还没来到陕北呢，这年冬天她娘生了个小男娃。可是家里只剩一升米啦，一件破棉袄，大伙轮着穿，打柴时爹穿，打水时娘穿，晚上包着小兄弟。为了养活她的小兄弟，爹把她卖给一个买卖人家当童养媳妇。人家给爹两丈布，三十个馍馍。五岁的女娃，到了婆家一看，可比她家强。不少红枣在囤里装着，还有粉条呀，洋蜡呀，金纸银纸呀。婆婆心肠不好，对她不善。她还见婆家有个比她大些的男娃，是个双眼瞎。吃饭时，他常把饭呀菜呀，往鼻尖上送，下巴上淌着菜汤。他到哪里，都是摸来摸去的爬着。有时他在窑里拉屎撒尿了，婆叫刘景兰给打扫，她不干，婆说：“你不打扫，谁打扫呀，管他瞎明的，那是你的汉，你是我们买来的，布、馍都送过去了。”她一点也不懂得自己和瞎娃的关系，心想“啥叫汉，明明是个瞎娃。”

小女娃，越说越有劲。现在，我感到在我面前坐着的，不是白天那个土里土气，一声不吭的女娃了。原来，在她短短的生活历程上，有这么多的烙印啊！东方发白了，司令部那边响起了清脆的军号声，战士们也出来跑步练操了。我要去打水洗脸，她不动，也不让我动。还是没个头儿的说下去。

我说：“小小的年纪，受了这么多的气！”

她歪着脖子说：“受气？那是刚去的时候，尔后，我大些了，就不服他们哩。”

“不服？怎么办？”我叹口气说。

“斗争呗！”

“哟，你还懂斗争呢。”我笑了，她也笑了。

接着，她又讲了一大段：一年五月节，婆婆炸油糕，给她一条，窄窄的，她没吃够，就伸手到盆里去抢，婆婆说：“骡子马，我都能管得下，就管不了你？”拿起擀面杖打在她的手骨节上，疼得象蝎子咬了一样。她使劲的把擀面杖从婆婆的手里夺下来，摔在盆上，盆哗啦一下碎了。她跑出来，也没哭。哭顶啥用？过了两天，婆婆又煮饺子，一个也不给她了，她趁婆婆出去拿东西的时候，捞了两杓子，倒在衣大襟里，往后院跑去了，衣大襟里，冒着热气，肚皮也给烫得热辣辣的，她喜得数一二三四……。

我说：“你真有办法，不给吃就抢！”

她站起来，走到我跟前说：“还有哩，小姑兰花比我小一岁，她尽往婆婆的耳里送小话，我恼她，一天，我砍柴去，把兰花引到路上，扯起她的腮帮问：‘你还欺负我不？’她夹道：‘不哩，不哩！’我抓把土扬在她身上，心想，你妈亏待我，我就拿你出出这口气。”

她说从那天砍柴，她就再也没有回婆家。她跑到了她的姨家，听人说八路军、共产党救苦命人，她就和前庄的张大姐，投奔绥德，进了纺织厂。

这段谈话，给我很深的印象，也引起了我不少的思索。我想这女娃，很有性格。在旧社会里，苦难的生活，没有压倒她，反而把她磨练得更坚强，好象一棵白杨树，任凭风吹它，雨打它，它依然挺直地站立着。如今，小女娃已走上新的生活道路，

革命的洪炉，将会把她锻炼得更勇敢，更坚强，更健康，也更有自觉性。

二

一九四三年边区的大生产运动，进入一个新的高潮。春天，三五九旅在金盆湾、南泥和马房一带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开荒大竞赛，营和营、连和连，个人和个人。真是热火朝天，喜气洋洋。所有这一带的山岗上和平川里，都在劳动生产的热潮里，沸腾起来。国民党反动派以为他们把边区一封锁，就能困死边区的军民，他们死也没想到，边区广大的军民，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，用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，不但取得了自供自给，丰衣足食，还取得了边区的大发展。这岂不是打了蒋介石、胡宗南一记响亮的耳光？劳动战胜了重重困难，使荒山变成了万顷良田。

开荒的数字，在直线升长：今天一人开一亩半，明天一人开两亩半，后天呢，三亩半又成为突破纪录的新数字。战士们，有的在山巅上刨土挖地，有的在编筐抬粪。不管是旅首长，还是团首长，都象领导打仗一样，在领导生产。有的首长直接卷进竞赛热潮里，有的首长在烧水送饭……这些打动心弦的消息，天天传到我们的鞋厂里来。

在鞋厂的竞赛里，小刘干的挺欢，她搓绳子的数量，总在头三名，就是质量差些。一日收工时，我对小刘说：“小刘，你的绳子不光，劲儿也松了些。”刘兰英插上来说：“是呀，麻嘟嘟的，接头都在外头支楞着呢。”

小刘绷着的小脸，刷的红了，一直红到耳根和脖子上。

刘兰英又说：“不结实的鞋，战士穿上打仗时，能爬山吗？开荒时，狼牙刺扎了脚怎么办？”

小刘从我身边挤过去，又拨开几个男同志，直向刘兰英奔去。她歪着脖，叉着腰，跺着脚，说：“你显啥哩，你拥护战士，咱不拥护怎的？你好，想上天吗？老天爷还不要你呢，臭婆姨！”

“小刘，你为啥骂人？”刘兰英喊了起来。

“你刘兰英还把厂里鞋，拿回一双自己穿上了，你说，这是不是偷公家？”小刘嘴里吐着白沫，指着刘兰英说。

仗是打起来了，大家围拢来拉仗，劝阻，我说：“小刘，有话慢慢说，别打仗、骂人。”男同志也逗她说：“小刘的脸比鸡冠子还红。”“活象公鸡打仗！”小刘瞪了刘兰英一眼，转身跑了。

一会，我们到窑里找她，她不在。后来，在清水河边，找到了她，她正在那里洗脸。清水河边的野蒿，芦草，都在黄昏的暗影里呈现出葱绿色，对面山上的野花，一片紫，一片蓝，在晚风里摇曳。从三边回来的运输大队，刚刚在这里走过，铜铃声的余音，还在萦绕。从油酒厂的烟筒里冒出的黑烟，袅袅飘向天空。

我拉起小刘说：“走，到山上摘野樱桃和野杏去。”目的是想劝劝她。她低着头，绷着脸，一声不语的跟着我们走。我们有时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，有时就从小木丛中穿过去，一会给酸枣树刺了一下，一会被野蒺藜绊了一下。我低头看了一下小刘的脸，啊呀，一串串泪珠，从腮上往下滚着，鼻涕也拖拉得很长。她到这里半年多了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她哭呢，哭得好痛心呀！后来，我们在一块崖石上坐下了。

我拍着她的肩膀说：“小刘，你不是很坚强吗？怎么遇到点不顺心的事，就哭啦！”

她抽抽咽咽地说：“副指导员呀，刚才，我恨刘兰英，这会儿恨我自己啦，我吃饭能比上人，做活为啥比不上人呢？”

我说：“你小呢，做活当然赶不上大人，以后你别搓绳了，沾鞋帮吧！”

“不，不，我就不服输，人家能干啥，我也能干啥。”她摇着头说。

我问：“小刘，你从家跑出来，是为了啥？”

“为了不受苦……”

“还为了啥？”

“还为了搞生产，打日本小鬼子，打蒋介石，打希特勒……为了跟共产党走，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……”她恨不得把心里的进步话都一下子说完。

我说：“小刘呀，你十来岁就到革命里来了，好象一棵小苗长在肥土上，一定越长越壮，可是，革命工作，不是一帆风顺，也会遇到困难，要学会克服困难。”后来我对她讲：坚强是个好性格，对待困难，对工作，都要有勇敢坚强的精神，在家时，不服婆婆的欺负，是好样的。可是，到革命队伍里来，和同志们打仗、吵嘴，这可不好。有道理，要好好讲嘛。革命队伍里搞竞赛不是为了个人争胜夺名，更不是为了谁压谁。是为了互相推动，共同进步，发展咱们边区，壮大咱们自己的力量。

她不哭了，两只大眼睛闪着，说：“副指导员，我全记下了。”

“若是不改呢？”我和张玉齐声地问。

她一下子没词了，崩出个“不改，就天打五雷轰！”我们都笑了。我们手拉着手，回到窑洞里时，太阳早已落山了。

三

这年夏季里，金盆湾一带的庄稼长得特别好。满山遍野的谷子，糜子，包谷，都在炎夏的阳光里闪着绿色的光辉。我们

山脚下，大片的西瓜全开了花，菜畦间，各式各样的蝴蝶，在翩翩飞舞，微风到处吹送着扑鼻的芳香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忽然，边境上来了情况：国民党不打日本，却向边区发来大兵，要进攻边区。为了打退他们的进攻，部队开往前线了。旅直开了动员大会，号召所有后方人员，都要努力生产，支援前方。在我们的鞋厂里，男工赶做军鞋，女工和家属，忙着锄草。记得有一个阴雨天，因为怕伤了庄稼，我们决定暂不锄草，在窑里学习。

我正在看报，听见曹芳吵吵嚷嚷的来了，曹芳是女工组长，她进屋时，还拉着小刘。曹芳急得告诉我说：

“小刘真个别，破坏集体，不叫下地，她偏去，把地踏得稀糊烂！”可不是，小刘的头，浇得落水鸡一样，衣服湿淋淋地贴在身上，泥水泥块从腿肚子上往下淌着。她的嘴还撅得老高。

我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小刘和曹芳都抢着要说。我制住小刘，让曹芳先说，小刘一扭搭，站到门旁去了。

曹芳说：“小刘有点乱积极，把红柿子秧踩倒好几棵，锄了点草，顶啥用？”还未等曹芳说完，小刘就从门旁挤到我的跟前，抢着说：“不是支援前方吗？不是打老蒋吗？把红柿子苗弄大了，送前方呀！”

这时刘兰英也来了，撇着嘴说：“显能哩，显能哩！”小刘指着刘兰英说：“你刘兰英，日头照屁股了，还不起床，又烙饼，自个吃，咱锄点草哪搭错哩？”

刘兰英说：“你能耐，上前方啊，首长看起你了，就做得脚跟离地了，看你那猴样呗！”

小刘扯起刘兰英的袖子，往外就走，嘴里嚷着：“走，到政

治部找李主任去，你不拥护咱军队打老蒋怎的？走，走，非打开你这石板脑瓜不可。”

我严厉的制止了小刘，问她：“怎么，老毛病又犯了？有话不会好好说吗？”

这回，她马上乖乖地站住了，懊悔的神情立刻在脸上浮现出来。人们都走了，我让小刘留下，和她谈谈。我看得出，这时，她那副诚恳的面孔，完全是出自内心深处的真挚感情的流露。

她说，完全是心平气和地说：“我寻思快把那片红柿子蒔弄大了，秋里，好拿它们去劳军呀，踩倒了几棵，是咱的错处，可是刘兰英尽顾个人，我就恼她。”

我说：“对，你有觉悟，有长处，如你热爱咱们军队，你劳动积极，不甘落后，这是优点；你对别人的缺点能批评，有斗争性，这也是优点。可是还要注意集体行动，和同志们讲团结，打仗和吵嘴不是好的斗争方式，更不是帮助同志的好办法……”

她不住地点头。看来，我的话是说到她的心里去了。外面的雨，渐渐下大了，山风带着大粒雨点，打在窗纸上，吹破了好几个地方，雨水顺着窗台往下淌着。我俩谁也没有顾上这些。我觉得，小刘虽然老毛病还未去根，性格倔强，好吵嘴，甚至有点野性儿，可是一年多，她有很大的进步，她对劳动的意义，对个人和整体的关系，都开始有了认识。虽然，她对一些落后事情，还不会区别轻重，也不懂得斗争须要讲究方式，可是，我发现，一种大公无私，忌恶嫌丑的崇高品德，在她身上逐渐成长起来。我喜欢这个女娃娃，我觉得她有着美好的精神世界。

这年秋天，有两件事情，不断的给我们鼓气：一件是边境

上经常有好消息传来，我们一个班就打退老蒋的一个营，反动派的军官被我们打死在野蒿子里；另一件是后方部队又展开了秋收竞赛。我们这帮人，也分了三摊摊：有人做鞋，有人晒干菜，有人割谷子搓包谷。

一连几天，我和小刘等人，都在场院里搓包谷。秋天的阳光，格外明媚，小丘似的包米堆，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辉，小刘拿着两棵包谷棒子，一边搓，一边唱着陕北小调：

山药蛋开花白里红，

我的红军哥哥呀，

去出征。

镰刀把儿弯又弯，

你去闹革命，

我怎能把你来拦？

开头，我们唠的是：三五九旅，能打仗，又能搞生产，王震旅长对人和蔼……渐渐地扯远啦，扯到大家的前途问题上去了。

我问曹芳：“你有文化，将来想做啥呢？”

曹芳笑了笑说：“我这点文化，是半瓶子醋，能干啥呢？”

有人又问：“张玉，你呢？在鞋厂里，你的技术可不低呀。”

张玉扭捏了一下说：“笨脑瓜不开窍，出劳力当工人呗。”

曹芳接着说：“工人，工人是领导阶级，你小看它怎的？”

张玉正张嘴要说什么，刘兰英的脸却从她后边挤出来了，抢过来说：“干啥都一样，有吃有穿就行呗，少挨批评就行呗。”

张玉说：“挨批评，还不是脚上的泡，自己走的！”

刘兰英急了，回过头去冲着张玉吐了一口唾沫说：“哪个泡是我自个走的？红口白牙尽说人家，怎不撒泡尿照照你自个。”

刘兰英和张玉，马上要口角起来。小刘忙过来拉走了刘兰英。她那两只大眼睛，笑得弯了起来，推心置腹地说：“好兰英